

让敬老院媲美幼儿园

□王锦春

即便过了重阳节，老人的话题也应该继续。今年重阳节前后，敬老院的新闻是个热点。央视报道，北京的敬老院数量少，规模小。而要求入住的老人多，有的已经预约到明年下半年，才可能有空床，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一家街道的托老所，每天只能照顾 30 多位老人。想进托老所的特别多，有的老人出去治病，名额空出来，马上就有老人填补进来。大都市如此，农村乡镇也照样。记者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乡镇只有一所敬老院。商水县某乡的敬老院，收养的五保老人只占全乡的一小部分。只因规模小，床位不够，多数五保老人无奈暂时被拒之门。无院可住，一床难求，对于渴求入住敬老院的老人，是一个遗憾，对于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尴尬。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敬老院的缺口将会更大。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早已跳出多子多福的藩篱，进入到四二一的模式。小两口要抚养孩子，同时还要赡养双方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子女

的负担越来越重，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对老人无暇顾及。再看宏观，我国已跑步进入“银发社会”。资料显示，目前，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6 亿，并以每年 600 万到 800 万的速度增长，解决“银发一族”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面对现状，专家提出“1 亿老人怎么养老”这个严峻的问题。老人们去哪里养老？调查发现，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很难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敬老院等因能“老有所养”，而受到老人们普遍欢迎。这种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模式，也有助于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受欢迎的敬老院，为何满足不了老人的需求？政府对公益敬老院投入不够，对民办敬老院支持不够。社会力量对兴办敬老院还有多重顾虑。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公办、民办的幼儿园，规模越来越大，设施越来越好。政府考虑民生，民间考虑效益，进而各类幼儿园遍地开花。而同样重要的敬老院，却被放在不显著的位置。我国虽已进入老龄社会，政府、社会对老龄化问题重视不够，准备不足，应

对不当。老人、小孩，人生的两端，都是最需要关爱的群体。老人断然不会与小孩争待遇，但是，政府、社会不能厚此薄彼。老人、小孩，应该一样的光辉，一样的精彩。

辛苦打拼了一辈子，老人最大愿望就是有所养、有所医、有所教、有所学、有所为、有所乐。诸多愿望中，最根本的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养”内容丰富，根据目前的实际，敬老院一类的养老、托老机构，就是老人们的理想所在。为缓解敬老院的紧张状况，北京市已出台措施，支持街道、乡镇投资兴办满足城镇“三无”、农村“五保”等特殊困难老人养老服务需要的养老服务机构或满足社会急需的护理型养老服务机构，每建成一个，最高获补贴 110 万元。重庆市今年内将兴建 100 个社区托老所或老人日间照料所，解决老年人无人照料的后顾之忧。如果敬老院像幼儿园一样多，一样好，那么老有所养的难题，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今天，我们呼吁重视老年事业，呼吁多建敬老院，为的是明天让千万老人更好地享受晚年。

红嘴鸥飞临“春城”昆明越冬



11 月 5 日，红嘴鸥在滇池草海上自由飞翔。
近日，上千只红嘴鸥飞抵昆明越冬，这是生长在西伯利亚的红嘴鸥自 1985 年以来连续 24 年飞抵昆明越冬。这些红嘴鸥每年不远万里飞来昆明，与市民和游人和谐共处，成为“春城”冬春时节的一道奇景。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12 岁少年

夺得全国规范汉字书写赛特等奖

□晚报记者 王俊祥

本报讯 昨日，市教育局传出消息，“首届全国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已于日前落下帷幕，我市中学生朱文杰的软笔书法作品获得

特等奖。据悉，我省仅有 1 名特等奖。

据了解，“首届全国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全国范围内学生规范汉字书写比赛，共有 708 万学生报送作品参加比赛。

今年 12 岁的朱文杰在小学读书时参加了市区一家书法培训学校，从此迷上了书法，一直坚持练习。他的作品因笔画沉着浑厚，笔力内敛，结字宽博方正而得到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线索提供 李为

看电影学交通法规

大广高速开展“电影下乡”普法活动

□晚报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11 月 4 日晚，在大广高速顶城南顿段，一场以“珍爱生命、平安出行”为主题的送电影下乡的活动让村民们兴高采烈。高速交警借助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普及交通安全法规，提高当地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当天晚上，大广高速交警大队首先播放了他们制作的名为《行人上高速 生命当儿戏》的 10 分钟左右的宣

传片，引起了现场观众沉思与共鸣，把宣传普法活动带入了高潮。73 岁的村民李学易老人表示，村民们非常乐意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学到更多的交通安全知识。
 线索提供 蔡红涛 王民航

抓赌时英勇负伤

□晚报记者 陈永团

本报讯 在育新商业街上，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面有人聚众赌博，沙南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当场抓获涉嫌参赌人员 6 名。在昨日下午的抓捕过程中，沙南公安分局巡防大队长张军民英勇负伤。
 当日下午 5 时 30 分许，沙南公

安分局巡防大队和七一路派出所民警 20 多人来到育新商业街上的一处民宅旁。根据警方掌握的可靠情报，有人正在 3 楼聚众赌博，民警发现屋子从外面反锁着，情急之下，几名民警用脚把门踹开，直接跑到房间内，将几名涉嫌参赌人员当场控制住。
 沙南公安分局巡防大队大队长张军民同时发现一个情况，在 2 楼西

侧的厨房内，几名参赌人员拉开窗户跳到隔壁的平房上，然后就不见了踪影。为查看情况，张军民只身一人也从 2 楼窗户上跳到平房上，由于房顶上垃圾太多，他刚跳下去就被一块砖头绊倒，他几次试图站起来都没有成功，几名民警赶忙将他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张军民大队长右脚跟骨折性骨折。

红头文件的效应



□曹一 李琼 漫画/文

山东省沂水县政府发“红头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措施就要使，凡是能够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就要用”。此外沂水教育系统违规办补习学校，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补习学校要求学生提前一个月开学，当地教育局辩称这是家长的一致要求。(11 月 4 日新华网)

应当说，应试教育不是那一个地方的独创，应试教育之害也是社会共知。但从新闻来看，沂水县之所以要捧出“红头文件”的大棒来将应

试教育狠抓落实，主要是基于“今年沂水县的高考严重下滑”的忧患意识。“红头文件”明确规定了改进的目标，即中考优秀率保持全市第一；本科进线人数、重点本科进线人数和万人比全市第一。“红头文件”的分量，明显体现在统一思想，确保贯彻执行之上。

现如今，在乎高考成绩的不，不仅是考生和家长，高考总体成绩不佳，地方政府脸上也挂不住，以至于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在电视台为高考成绩滑坡向人民道歉的事情发生。如果地方政府眼睛都盯着分数看，素质教育改革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民众咋知道医生是否有执业资格？

□双洎河

一个年轻而优秀的医学教授意外去世，令人遗憾；而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不应该只是当作个案看待。期待随着案件二审的进行，能够明确这些疑问，寻找到善后的办法。而这，也许才是避免下一个类似悲剧出现的关键。

北京大学医学教授熊卓为，最终死在了生前从事研究的北大医院。当时抢救的主治医生，有些只是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并无行医资格。在熊卓为死亡 3 年之后，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据 11 月 3 日央视报道）

尽管这一事件至今已三年，但经媒体报道后，仍给人以震撼与困惑。震撼之处在于，北大医学教授死在北大医院手术室；困惑在于，到底当事医师是否具有执业资格证，这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

针对这一报道，11 月 4 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正式发表书面说明，否认医院存在“非法行医”，而《经济半小时》栏目则回应“报道完全属实，图像摆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谁是谁非？民众该相信谁？无论是案件当事人还是记者，在有关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均没有查到医生执业资格的记载。而事发后北大医院却拿出了一些医生的相关证明。那么，一位医生是否具有执业资格证，民众如何才能知道？

对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不管各家医院，还是卫生管理部门，都必须尽快提上日程。事实上，要想让民众简单准确地了解一位医生的“身份”，并不算难。

对于医院来说，确认一位医生是否具有执业资格，是首先必须把好的第一关。确认该医生有从医资格后，医院有必要在每位医生的胸牌上直接注明基本的信息，尤其是执业资格证的编号；同时，也有必要

在医院的网站和门诊大厅医生的公告栏里，标明相对应的基本信息，以备患者的查询与监督。

当然，也许有医院会弄虚作假、把没有从医资格的医生对外宣称有资格，那么就需要卫生管理部门建立一套人人可查询的系统。一方面，在固有的网站系统内，供患者随时查询医生的执业信息，另一方面，应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并且，对于一些疑问，及时向公众解释。比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称“为熊卓为施行手术的主治大夫李淳德系我院骨科主任，是医院的注册医师，其他相关医师亦不存在‘非法行医’的情况，本案涉及的住院医师于峥嵘亦已取得医师资格。”而央视记者调查时，在卫生部公布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中并没有找到三位医师的信息，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又如何辨认一位医生的真伪？

此外，卫生部称我国刑法对于“非法行医”的具体界定，不包括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从事临床实践活动，因为“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但是还有规定，“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参与医学教育临床诊疗活动必须由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监督、指导，不得独自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承认“住院医师刘希高未请示上级医师而擅自开具处方的行为”违规，那么，一个新问题随之产生，这种违规的“临床实践”是否算是“非法行医”，是否要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是个人，还是医院？

一个年轻而优秀的医学教授意外去世，令人遗憾；而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不应该只是当作个案看待。期待随着案件二审的进行，能够明确这些疑问，寻找到善后的办法。而这，也许才是避免下一个类似悲剧出现的关键。